

點圈

百子全書

掃葉山房發行

附錄

百子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中論序

臣始見館閣及世所有徐幹中論二十篇以謂盡於此及觀貞觀政要怪太宗稱嘗見幹中論復三年喪篇而今書此篇闕因考之魏志見文帝稱幹者中論二十餘篇於是知館閣及世所有幹中論二十篇者非全書也幹字偉長北海人生於漢魏之間魏文帝稱幹懷文抱質恬澹寡欲有箕山之志而先賢行狀亦稱幹篤行體道不耽世榮魏太祖特旌命之辭疾不就後以爲上艾長又以疾不行蓋漢承周衰及秦滅學之餘百氏雜家興聖人之道並傳學者罕能獨觀於道德之要而不牽於俗儒之說至於治心養性去就語默之際能不悖於理者固希矣況至於魏之濁世哉幹獨能考六藝推仲尼孟軻之旨述而論之求其辭時若有小失者要其歸不合於道者少矣其所得於內者又能信而充之逡巡濁世有去就顯晦之大節臣始讀其書察其意而賢之因且書以求其爲人又知其行之可賢也惜其有補於世而識之者少蓋誣其言行之所至而以世俗之好惡觀之彼惡足以知其意哉顧臣之力豈足以重其書使學者尊而信之因校其脫繆而序其大畧蓋所致臣之意云編校書籍臣曾鞏上

中論總目

卷上

治學

法象

修本

處道

貴驗

貴言

藝紀

數辨

智行

爵祿

卷下

考偽

謹交

歷數

論天壽

務本

審大臣

慎所從

亡國

賞罰

民數

中論目錄終

中論卷上

漢 北海徐幹撰

治學第一

昔之君子。成德立行。身沒而名不朽。其故何哉。學也。學也者。所以疏神達思。怡情理性。聖人之上務也。民之初載。其昧未知。譬如寶在於玄室。有所求而不見。白日照焉。則羣物斯辨矣。學者心之白日也。故先王立教官。掌教國子。教以六德。曰智仁聖義中和。教以六行。曰孝友睦婣任恤。教以六藝。曰禮樂射御書數。三教備而人道畢矣。學猶飾也。器不飾則無以為美觀。人不學則無以有懿德。有懿德故可以經人倫。為美觀故可以供神明。故書曰。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夫聽黃鍾之聲。然後知擊缶之細。視袞龍之文。然後知被褐之陋。涉庠序之教。然後知不學之困。故學者如登山焉。動而益高。如寤寐焉。久而愈足。故所由來。則杳然其遠。以其難而懈之。誤且非矣。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好學之謂也。倦立而思遠。不如速行之必至也。矯首而徇飛。不如循雌之必獲也。孤居而願智。不如務學之必達也。故君子心不苟顧。必以求學。身不苟動。必以從師。言不苟出。必以博聞。是以情性合人。而德音相繼也。孔子曰。弗學何以行。弗思何以得。小子勉之。斯可謂師人矣。馬雖有逸足。而不閑輿。則不為良駿。人雖有美質。而不習道。則不為君子。故學者求習道也。若有似乎畫采玄黃之色。既著而純。皓之體斯亡。敝而不渝。孰知其素歟。子夏曰。日習則學不忘。自勉則身不墮。亟聞天下之大言。則志益廣。故君子之

於學也。其不懈。猶上天之動。猶日月之行。終身豐豐。沒而後已。故雖有其才而無其志。亦不能
興其功也。志者學之師也。才者學之徒也。學者不患才之不瞻。而患志之不立。是以為之者億
兆而成之者無幾。故君子必立其志。易曰。君子以自強不息。大樂之成。非取乎一音。嘉膳之和。
非取乎一味。聖人之德。非取乎一道。故曰。學者所以總羣道也。羣道總乎己心。羣言一乎己口。
唯所用之。故出則元亨。處則利貞。默則立象。語則成文。述千載之上。若共一時。論殊俗之類。若
與同室。度幽明之故。若見其情。原治亂之漸。若指已効。故詩曰。學有緝熙于光明。其此之謂也。
夫獨思則滯而不通。獨為則困而不就。人心必有明焉。必有悟焉。如火得風而炎熾。如水赴下
而流速。故太昊觀天地而畫八卦。燧人察時令而鑽火。帝軒聞鳳鳴而調律。倉頡視鳥跡而作
書。斯大聖之學乎。神明而察乎物類也。賢者不能學於遠。乃學於近。故以聖人為師。昔顏淵之
學聖人也。聞一以知十。子貢聞一以知二。斯皆觸類而長之。篤思而聞之者也。非唯賢者學於
聖人。聖人亦相因而學也。孔子因於文武。文武因於成湯。成湯因於夏后。夏后因於堯舜。故六
籍者羣聖相因之書也。其人雖亡。其道猶存。今之學者。勤心以取之。亦足以到昭明而成博達
矣。凡學者大義為先。物名為後。大義舉而物名從之。然鄙儒之博學也。務於物名。詳於器械。考
於詁訓。摘其章句。而不能統其大義之所極。以獲先王之心。此無異乎女史誦詩。內豎傳令也。
故使學者勞思慮而不知道。費日月而無成功。故君子必擇師焉。

夫法象立所以為君子。法象者莫先乎正容貌。慎威儀是故先王之制禮也。為冕服采章以旌之。為佩玉鳴璫以聲之。欲其尊也。欲其莊也。焉可懈慢也。夫容貌者人之符表也。符表正故情性治。情性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盛德著。盛德著故可以為法象。所謂之君子矣。君子者無尺土之封而萬民尊之。無刑罰之威而萬民畏之。無羽籥之樂而萬民樂之。無爵祿之賞而萬民懷之。其所以致之者一也。故孔子曰。君子威而不猛。泰而不驕。詩云。敬爾威儀。惟民之則。若夫墮其威儀。恍其瞻視。忽其辭令。而望民之則我者。未之有也。莫之則者。則慢之者至矣。小人皆慢也。而致怨乎人。患己之卑而不知其所以然。哀哉。故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人性之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夫孤獨。夫幽微者顯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也。胡可簡也。胡可忽也。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雖在隱蔽。鬼神不得見其隙也。詩云。肅肅兔置。施於中林。處獨之謂也。又有顛沛而不可亂者。則成王李路其人也。昔者成王將崩。體被冤服。然後發顧命之辭。季路遭亂。結纓而後死。白刃之難。夫以崩亡之候。白刃之難。猶不忘敬。況於遊宴乎。故詩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言必濟也。君子口無戲謔之言。言必有防。身無戲謔之行。行必有檢。故雖妻妾不可得而黷也。雖朋友不可得而狎也。是以不愠怒而德行行於閨門。不諫諭而風聲化乎鄉黨。傳稱大人正己而物自正者。蓋此之謂也。以匹夫之居猶然。況得意而行於天下者乎。唐堯之帝。允恭克讓。而光被四表。成湯不敢怠遑。而奄有九域。文王祇畏。而造彼區夏。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言下觀而化也。禍敗之由也。則有嫫慢。

以為階可無慎乎。昔宗敏碎首於棋局。陳靈被禍於戲言。閻郅造逆於相諾。子公生戕於嘗龜。是故君子居身也。謙在敵也。讓臨下也。莊奉上也。敬四者備而怨咎不作。福祿從之。詩云。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汝。故君子之交人也。歡而不媾。和而不同。好而不佞。詐學而不虛行。易親而難媚。多怨而寡非。故無絕交。無畔朋。書曰。慎始而敬終。以不困。夫禮也者。人之急也。可終身蹈而不可須臾離也。須臾離則悞慢之行臻焉。須臾忘則悞慢之心生焉。況無禮而可以終始乎。夫禮也者。敬之經也。敬也者。禮之情也。無敬無以行禮。無禮無以節敬。道不偏廢。相須而行。是故能盡敬以從禮者。謂之成人。過則生亂。亂則災及其身。昔晉惠公以慢端而無嗣。文公以肅命而興國。卻孺以傲享徵亡。冀缺以敬妻受服。子園以大明昭亂。遠罷以既醉保祿。良霄以鵜奔喪。家子辰以草蟲昌族。君子感凶德之如彼。見吉德之如此。故立必磬折。坐必抱鼓。周旋中規。折旋中矩。視不離乎結綰之間。言不越乎表著之位。聲氣可範。精神可愛。俯仰可宗。揖讓可貴。述作有方。動靜有常。帥禮不荒。故為萬夫之望也。

脩本第三

人心莫不有理道。至于用之則異矣。或用乎己。或用乎人。用乎己者。謂之務本。用乎人者。謂之近末。君子之理也。先務其本。故德建而怨寡。小人之理也。先近其末。故功廢而讐多。孔子之制春秋也。詳內而畧外。急己而寬人。故於魯也小惡必書。於衆國也大惡始筆。夫見人而不自見者。謂之矇聞人。而不自聞者。謂之瞶。慮人而不自慮者。謂之聵。故明莫大乎自見。聰莫大乎自

聞。睿莫大乎自慮。此三者舉之甚輕。行之甚通。而莫之知也。故知者舉甚輕之事。以任天下之重。行甚通之路。以窮天下之遠。故德彌高而基彌固。勝彌眾而愛彌廣。易曰。復亨。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其斯之謂歟。君子之於己也。無事而不懼焉。我之有善。懼人之未吾好也。我之有不善。懼人之未吾惡也。見人之善。懼我之不能脩也。見人之不善。懼我之必若彼也。故其嚮道止則隅坐。行則駢乘。上懸乎冠綬。下繫乎帶珮。書也與之遊。夜也與之息。此盤銘之謂日新。易曰。日新之謂盛德。孔子曰。弟子勉之。汝毋自舍。人猶舍汝。況自舍乎。人違汝其遠矣。故君子不恤年之將衰。而憂志之有倦。不寢道焉。不宿義矣。夫行異乎言。言之錯也。無周於智。言異乎行。行之錯也。有傷於仁。是故君子務以行前言也。人之過在於哀死。而不在於愛生。在於悔往。而不在于懷來。喜語乎已然。好爭乎遂事。墮於今日。而解於後日。如斯以及於老。故野人之事。不勝其悔。君子之悔。不勝其事。孔子謂子張曰。師。吾欲聞彼將以改此也。聞彼而不改此。雖聞何益。故書舉穆公之誓。善變也。春秋書衛北宮括伐秦。善攝也。夫珠之含礫。瑾之挾瑕。斯其性與。良工為之以純其性。若夫素然。故觀二物之既純。而知仁德之可粹也。優者取多焉。劣者取少焉。在人而已。孰禁我哉。乘扁舟而濟者。其身也安。釋大道而動者。其業也美。故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我玉。綱紀四方。先民有言。明出乎幽。著生乎微。故宋井之霜。以其昇正之寒。黃蘆之萌。以兆大中之暑。事亦如之。故君子脩德。始乎筓屮。終乎鮒背。創乎夷原。成乎喬嶽。易曰。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積小致大之謂也。小人朝為而夕求。其成坐施而立望。其反行一日。

之善。而求終身之譽。譽不至。則曰善無益矣。遂疑聖人之言。背先王之教。存其舊術。順其常好。是以身辱名賤。而不免為人役也。孔子曰。小人何以壽為。一日之不能善矣。从惡惡之甚也。蓋人有大惑而不能自知者。金有而思無也。舍易而求難也。身之與家。我之有也。治之誠易。而不肯為也。人之與國。我所無也。治之誠難。而顧之也。雖曰吾有術。吾有術。誰信之歟。故懷疾者人不使為醫。行穢者人不使畫法。以無驗也。子思曰。能勝其心於勝人乎。何有。不能勝其心。如勝人何。故一尺之錦。足以見其巧。一仞之身。足以見其治。是以君子慎其寡也。道之於人也。其簡且易耳。其脩之也。非若採金攻玉之涉歷艱難也。非若求盈司利之競逐囂煩也。不要而邁。不徵而盛。四時嘿而成。不言而信。德配乎天地。功侔乎四時。名參乎日月。此虞舜大禹之所以由匹夫登帝位。解布衣被文采者也。故古語曰。至德之貴。何往不遂。至德之榮。何往不成。後之君子雖不及行。亦將至之云耳。琴瑟鳴。不為無聽。而失其調。仁義行。不為無人。而滅其道。故絃絕而宮商亡。身死而仁義廢。曾子曰。士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夫路不險。則無以知馬之良。任不重。則無以知人之德。君子自強其所重。以取福。小人日安其所輕。以取禍。或曰。斯道宣信哉。曰。何為其不信也。世之治也。行善者獲福。為惡者得禍。及其亂也。行善者不獲福。為惡者不得禍。變數也。知者不以變數疑常道。故循福之所自來。防禍之所由至也。遇不遇。非我也。其時也。夫施吉報凶。謂之命。施凶報吉。謂之幸。守其所志而已矣。易曰。君子以致命遂志。然行善而不獲福。猶多。為惡而不得禍。猶少。總夫二者。豈可舍多而從少也。

曾子曰。人而好善。福雖未至。禍其遠矣。人而不好善。禍雖未至。福其遠矣。故詩曰。習習谷風。惟山崔嵬。何木不死。何草不萎。言盛陽布德之月。草木猶有枯落。而與時謬者。況人事之應報乎。故以歲之有凶穰。而荒其稼穡者。非良農也。以利之有盈縮。而棄其資貸者。非良賈也。以行之有禍福。而改其善道者。非良士也。詩云。顓顓卬卬。如珪如璋。令聞令望。愷悌君子。四方為綱。舉珪璋以喻其德。貴不變也。

虛道第四

人之為德。其猶虛器歟。器虛則物注。滿則止焉。故君子常虛其心。志恭其容貌。不以逸羣之才。加乎眾人之上。視彼猶賢。自視猶不足也。故人願告之而不倦。易曰。君子以虛受人。詩云。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君子之於善道也。大則大識之。小則小識之。善無大小。咸載於心。然後舉而行之。我之所有。既不可奪。而我之所無。又取於人。是以功常前人。而人後之也。故天才敏。過人未足貴也。博辨過人。未足貴也。勇決過人。未足貴也。君子之所貴者。遷善懼其不及。改惡恐其有餘。故孔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夫惡猶疾也。攻之則益。悛不攻則日甚。故君子相求也。非特興善也。將以攻惡也。惡不廢則善不興。自然之道也。易曰。比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陰長陽消之謂也。先民有言。人之所難者。二。樂攻其惡者。難以惡告人者。難。夫惟君子。然後能為己之所難。能致人之所難。致既能。其所難也。猶恐舉人惡之輕。而舍己惡之重。君子患其如此也。故反之復之。鑽之核之。然後彼之所懷者竭。始盡知己。

惡之重矣。既知己惡之重者。而不能取彼。又將舍己。况拒之者乎。夫酒食人之所愛者也。而人相見莫不進焉。不吝於所愛者。以彼之嗜之也。使嗜者甚於酒食。人豈愛之。故忠言之不出。以未有嗜之者也。詩云。匪言不能。胡斯畏忌。目也者。能遠察而不能近見。其心亦如之。一本作能遠察天降

而不能近見其背心亦如之君子誠知之心之似目也。是以務鑒於人以觀得失。故視不過垣牆之裏。而見邦國之表。聽不過闕閭門南也。

旁水之內。而聞千里之外。固人也。人之耳目盡為我用。則我之聰明無敵於天下矣。是謂人一之我萬

之人。塞之我通之。故知其高不可為員。其廣不可為方。先王之禮。左史記事。右史記言。師誓誦

詩。庶僚箴誨。器用載銘。筵席書戒。月考其為。歲會其行。所以自供正也。昔衛武公年過九十。猶

夙夜不怠。思聞訓道。命其羣臣曰。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朝夕交戒。又作抑詩。以自儆也。衛人

誦其德。為賦淇澳。且曰。睿聖。凡興國之君。未有不然者也。故易曰。君子以恐懼修省。下愚反此

道也。以為己既仁矣。智矣。神矣。明矣。無此四者。何求乎眾人。是以辜罪昭著。腥德發聞。百姓傷

心。鬼神怨痛。曾不自聞。愈休如也。若有告之者。則曰。斯事也。徒生乎子心。出乎子口。於是刑焉

戮焉。辱焉。禍焉。不能免。則曰。與我異德。故也未達我道。故也。又安足責。是己之非。遂初之繆。至

於身危國亡。可痛矣夫。詩曰。誨爾諄諄。聽之藐藐。匪用為教。覆用為虐。蓋聞舜之在鄉黨也。非

家饋而戶贈之也。人莫不稱善焉。象之在鄉黨也。非家奪而戶掠之也。人莫不稱惡焉。由此觀

之。人無賢愚。見善則譽之。見惡則謗之。此人情也。未必有私愛也。未必有私憎也。今天立身不

為人之所譽。而為人之所謗者。未盡為善之理也。盡為善之理。將若舜焉。人雖與舜不同。其敢

謗之乎。故語稱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脩身。療暑莫如親冰。信矣哉。

貴驗第五

事莫貴乎有驗。言莫貴乎無徵。言之未有益也。不言未有損也。水之寒也。火之熱也。金石之堅剛也。此數物未嘗有言。而人莫不知其然者。信者乎。其體也。使吾所行之信。若彼數物。而誰其疑我哉。今不信吾所行。而怨人之不信也。猶教人執鬼縛魅。而怨人之不得也。惑亦甚矣。孔子曰。欲人之信已也。則微言而篤行之。篤行之則用日久。用日久則事著明。事著明則有目者莫不見也。有耳者莫不聞也。其可誣哉。故根深而枝葉茂。行久而名譽遠。易曰。恒亨。無咎。利貞。言久於其道也。伊尹放太甲。展季覆寒女。商魯之民不稱淫篡焉。何則。積之於素也。故染不積則人不觀其色。行不積則人不信其事。子思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化。化在令外也。謗言也。皆緣類而作。倚事而興。加其似者也。誰謂華岱之不高。江漢之不長。與。君子脩德。亦高而長之。將何患矣。故求已而不求諸人。非自強也。見其所存之富耳。子思曰。事自名也。聲自呼也。貌自眩也。物自處也。人自官也。無非自己者。故怨人之謂壅。怨已之謂通。通也。知所悔。壅也。遂所誤。遂所誤也。親戚離之。知所悔也。疏遠附之。疏遠附也。常安樂。親戚離也。常危懼。自生民以來。未有不然者也。殷紂為天子。而稱獨夫。仲尼為匹夫。而稱素王。盡此類也。故善釣者不易淵。而狗魚。君子不降席而道。治乎八尺之中。而德化光矣。古之人。誦曰。相彼玄鳥。止於陵阪。仁道在近。求之無遠。人情也。莫不惡謗。而卒不免乎謗。其故何也。非愛致力而不得已之也。已之之

術反也。謗之為名也。逃之而愈至。距之而愈來。訟之而愈多。明乎此則君子不足為也。闇乎此則小人不足得也。帝舜屢省。禹拜昌言。明乎此者也。厲王蒙戮。吳起刺之。闇乎此者也。皆書名前策。著形列圖。或為世法。或為世戒。可不慎之。曾子曰。或言予之善。予惟恐其聞。或言予之不善。惟恐過而見予之鄙色焉。故君子服過也。非徒飾其辭而已。誠發乎中心。形乎容貌。其愛之也深。其更之也速。如追兔。惟恐不逮。故有進業無退功。詩曰。相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遷善不懈之謂也。夫聞過而不改。謂之喪心。思過而不改。謂之失體。失體喪心之人。禍亂之所及也。君子舍旃。周書有言。人毋鑒於水。鑒於人也。鑒也者。可以察形。言也者。可以知德。小人恥其面之不及子都也。君子恥其行之不如堯舜也。故小人尚明鑒。君子尚至言。至言也。非賢友則無取之。故君子必求賢友也。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於喬木。言朋友之義。務在切直。以升於善道者也。故君子不友不如己者。非羞彼而大我也。不如己者。須已而植者也。然則扶人不暇。將誰相我哉。吾之儔也。亦無日矣。故儕極則縱。多友邪則已。僻也是以君子慎取友也。孔子曰。居而得賢友。福之次也。夫賢者言足聽。貌足象。行足法。加乎善獎人之美。而好攝人之過。其不隱也如影。其不諱也如響。故我之憚之。若嚴君在堂。而神明處室矣。雖欲為不善。其敢乎。故求益者之居遯也。必近所畏而遠所易。詩云。無棄爾輔。員於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親賢求助之謂也。

君子必貴其言。貴其言則尊其身。尊其身則重其道。重其道所以立其教。言費則身賤。身賤則道輕。道輕則教廢。故君子非其人則弗與之言。若與之言。必以其方。農夫則以稼穡。百工則以技巧。商賈則以貴賤。府史則以官守。大夫及士則以法制。儒生則以學業。故易曰：「艮其輔，言有序，不失事中之謂也。」若夫父慈子孝，姑愛婦順，兄弟恭，夫敬妻聽，朋友必信，師長必教，有司日月慮知乎州閭矣。雖庸人則亦循循然與之言。此可也。過此而往，則不可也。故君子之與人言也，使辭足以達其知慮之所至，事足以合其性情之所安，弗過其任而強牽制也。苟過其任而強牽制，則將昏瞶委滯，而遂疑君子以為欺我也。不則曰：「無聞知矣，非故也。」明偏而示之以幽，弗能照也。聰寡而告之以微，弗能察也。斯所資於造化者也。雖曰：「無訟，其如之何？」故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夫君子之於言也，所致貴也。雖有夏后之璜，商湯之駟，弗與易也。今以施諸俗士，以為志誣而弗貴聽也，不亦辱已而傷道乎？是以君子將與人語，大本之源，而談性義之極者，必先度其心志，本其器量，視其銳氣，察其墮衰，然後唱焉以觀其和，導焉以觀其隨。隨和之徵，發于音聲，形乎視聽，著乎顏色，動乎身體，然後可以發幽而步遠。功察而治微，於是乎闡張以致之，因來以進之，審論以明之，雜稱以廣之，立準以正之，疏煩以理之，疾而勿迫，徐而勿失，雜而勿結，放而勿逸，欲其自得之也。故大禹善治水，而君子善導人。導人必因其性，治水必因其勢，是以功無敗而言無弃也。荀卿曰：「禮恭，然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然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然後可與言道之致。」有事氣者，